

聯軍總司令部編印

# 軍人

# 鑑

說書官  
朝真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7853B

# 序

昔曾文正公嘗言，兵貴訓練，訓者，訓其作人，使千萬人之心，可聚而供一人之用，練者，練其技藝，使一人之力，可散而當千萬人之用，故練兵要，訓兵尤要，旨哉言乎，予生平治軍，亦秉此意，每於接見將佐，或校閱軍隊之際，既覘成績，復不憚敝舌焦唇，諄諄訓勉，以作人之道，良以不善作人，其心不可用，心不可用，雖有技藝，緩急安足恃乎，軍人鑑一書，係取我軍人立身處世，所謂作人必要之條件，證以前人之嘉言懿行，或有敗德失檢，而至於覆亡，可供鑑戒者，加以論斷，垂爲寶訓，凡我將士，咸當朝夕砥礪，身體力行，幸毋視爲老生常談，而稍有忽視，則其效必有可立覩者，復次尙有一言爲我將士告者，要知現在國家之亂，由於人格破產，人心太壞所致，欲救國家，必先挽人格於既倒，正人心於既死，欲正人心，必先正

已心，否則徒舍己責人，無益也。欲正己心，則應先自根本上自動的維持我中華固有之禮教始，誠能正己化人，庶幾國亂可定，強盛可望。此爲予治軍之暇，讀書有得之言，認爲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斷非迂論可比。况軍人爲社會中占特別地位之人，人民普通之義務，既不以相加，國家普通之法律，復不以相繩，所以待遇如此之優，原欲其負特別之責任，以衛國衛民而已。則尤宜自修其德，自高其品，自範其身，自束其心，以自維其地位，而克盡其責任，毋反爲普通地位之人所指摘干涉，是予所深望者也。

歷城 孫傳芳

# 凡例

一、本書選材行文，力避冗長，但亦不宜過於簡陋，每章提綱之後，酌舉數例，以示楷模，每舉一例，復綴論斷一段，以醒閱者之目。

一、本書分上下兩篇，共十六章，不另分類分節，以整章法。

一、本書體裁，係合我國正史稗官筆記諸體，而折中擬撰之，事蹟不限古今，務令閱者於肅然起敬之中，有興趣盎然之樂，深印腦海，易於躬踐。

一、本書材料，悉取我國正史中有實事者，選取之，以彰國光，關於國恥部分，當另編之。

一、本書文字，力避高深，期能普遍閱讀，但亦不使流於鄙俗，以便軍隊學校，可兼作爲國文課本教授之用。

一、本書爲名副其實起見，除關於訓育精神方面，軍人立身處世，無論在營在鄉，必不可缺之美德，已悉舉無遺外，此外謀略制勝等類，當然包括學問之中，另有專書，以供研討，與本題無涉，毋庸攙入，以免非驢非馬之誚。

# 目次

序

凡例

上篇

第一章

勵忠義

一 關羽之大義歸漢

二 岳飛之精忠報國

三 張巡之殺妾饗士

四 陸秀夫之負主蹈海

五 文天祥之正氣歌

六 史可法之袍笏墓

第二章 重氣節

一 蘇武之牧羝

二 顏杲卿之罵賊

三 段秀實之狙姦

四 向子韶之不屈

五 楊繼盛之劾奸

六 陸光熙之殉節

第三章 習勤勞

一 諸葛亮之案牘勞形

二 陶侃之日運百甓



三 祖逖之聞鷄起舞

第四章 忍恥辱

一 勾踐之臥薪嘗膽

二 韓信之膝下受侮

三 陸遜之忍辱負重

四 婁帥德之唾面自乾

第五章 戒驕奢

一 夫差之荒淫亡國

二 項羽之垓下悲歌

三 馬謖之恃才招敗

四 竇建德之料事如見

五年 羹堯之僭擬伏誅

第六章 崇廉儉

一 張奐之璧金還馬

二 岳飛之終身布蔬

三 王信之謀貽子孫

四 訥爾經額之貪婪誤國

第七章 遠酒色

一 南宮萬之酒色喪身

二 曹操之酒色致敗

三 張飛之縱酒誤事

四 洪承疇之愛色失節

第八章 輕死生

一 樊於期之慷慨自刎

二 劉銳之合門就義

三 吳可讀之拜疏尸諫

四 廣瀨武夫之鑿船自沉

下篇

第九章 講恩信

一 穰苴之施恩

二 諸葛亮之守信

三 羊祜之懷柔

四 郭子儀之誠格

五 馮異之不爭功而立大功

第十章 謀和協

一 寇恂之怯私鬪

二 陸遜之慕藺寇

三 裕謙之被傾陷

四 肅順之護將帥

第十一章 布惠愛

一 曹彬之戒殺

二 常遇春之止殺

三 清豫王之嗜殺

第十二章 嚴紀律

一 周亞夫之嚴軍容

二 呂蒙之肅軍律

三 李光弼之誅御史

四 戚繼光之斬愛子

第十三章 慎言行

一 王守仁之知行合一

二 賀若弼之始慎終懈

第十四章 勇改過

一 周處之改過成名

二 藍玉之怙過滅族

第十五章 勤修養

一 謝安之淝水獲勝

二 宗澤之白沙退敵

第十六章 求學問

一 霍光之不學無術

二 呂蒙之非復吳蒙

三 狄青之折節讀書

四 曾國藩之儒術中興

# 軍人鑑上篇

## 第一章 勵忠義

孔子曰：與人忠。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左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故忠也者，非如專制時代，僅狹義的臣忠於君之謂，乃廣義的凡對一事一物，苟盡其心，竭其誠，皆謂之忠。換言之，守本分，盡職責是也。義者，非有扶持正道，至行過人，不可得而居此名，義與忠俱爲人生立身處世之大本，尤爲軍人不可或背之美德，作勵忠義第一。

### 一、關羽之大義歸漢

關壯繆侯名羽，字雲長，三國蜀漢解人，與張飛共事劉先主，初守下邳，先主爲曹操所敗，奔袁紹，時羽爲操執，操禮之甚厚，終不肯降，後羽既斬袁紹將顏良文醜，

以報操德，盡封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先主既收江南諸郡，以羽守襄陽，及西定益州，羽乃督荊州事，忠義神威，震懾一時。孫權患之，用呂蒙計，襲破荊州，羽遂被害。壯繆乃後所追諡也。宋崇寧中，封崇惠公，旋加封武安王。明萬曆中，封協天護國忠義大帝。清乾隆中，詔改本傳之壯繆爲忠義侯。

辭操書云：『日在天上，以照萬方；心在人中，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主亡則死，主存則歸，新受司空即曹操之寵顧，久託豫州即劉先主以腹心，司空新恩，豫州舊義，恩

有可報，義無可斷。』率以歸劉。

論曰：軍人中有關公，猶文人中有孔子也。文人必師孔子，軍人必師關公，浩然正氣，心跡俱明，何古今人不相及哉！古來名將亦多矣，如侯忠貫日月，義薄雲天，自三國迄今，歷千七百餘年，而廟食不衰，果能有幾人，成敗又安所計乎？

二、岳飛之精忠報國



岳忠武王名飛，字鵬舉，宋相州湯陰人。初以敢戰士應募，起於行伍。隸宗澤部，與金人戰，所向皆捷。高宗刺精忠岳飛四字於旗以賜之，遂破劉豫。平楊公，累官至太尉，加少保，爲河南北洛招討使。後大破金兵，進至諸仙鎮。時秦檜力主和議，欲盡棄淮北之地以媚金。一日之間，降十二金字牌召飛還，旋誣以罪而殺之於獄。卒年三十有九。孝宗時，追封鄂王，謚武穆。後改謚忠武。民國三年，與關壯繆侯合祀於武廟。

王天性至孝，奉身儉薄，食素戒殺，憂國愛民，治軍方法，本此宗旨，分爲六端：曰選精兵，曰謹訓習，曰公賞罰，曰明號令，曰嚴律紀，曰同甘苦。諸將遠戍，王使夫人慰其妻妾，贈以金帛，死則育其子女。士卒有疾，手爲調藥。

論曰：王喜飲酒，高宗戒之，遂絕不飲。後高宗爲之營第，王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王答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方奉詔班師，

豈不知十年戰功，一旦廢棄爲可惜，惟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故冤死三字

秦檜誣以謀反

曰莫須有三字

之獄而不辭，嗚呼！岳王可謂忠於君，忠於國，兩無愧矣。此其所以爲精忠

歟。

### 三、張巡之殺妾饗士

張巡，唐南陽人。開元末，以進士官真源令。安祿山反，巡與許遠合兵守睢陽，拜御史中丞。累戰皆克，圍城食盡，救援又絕，羅雀掘鼠，殺妾饗士，軍隊終無叛者。城陷被害，臨死，猶大呼曰：生不能報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耳。後人呼爲張睢陽而不名，婦孺皆知。

巡誠降將，令狐潮曰：爾生平以忠義自許，今日爾奉賊主安祿山命，與賊將李懷仙等一再攻我雍邱城門，爾受大唐恩遇，忠義何在？潮乃慚退。巡守四十餘日，潮以朝廷聲息不通，聞帝已逃蜀，後使大將六人携書勸巡降賊。巡以堂上設帝畫

像率將士朝之，同聲涕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巡使部將雷萬春堅守雍城，賊射亂箭，面中六矢，迄怒目不動，潮疑其木人。後聞雷奉巡令，堅毅死守如此。巡守雍邱、寧陵、睢陽諸城，擒賊將六十餘人。睢士卒二萬餘，賊將尹子奇突攻睢陽，圍數月，城中糧乏。巡使部將雲南霽告急，臨淮臨淮太守賀蘭進明愛南霽雲勇壯，張樂設席以延之。霽雲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余雖欲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乃拔佩刀，斷己左手一指，示賀蘭，合坐大驚，遂乘馬而出，抽矢射佛寺塔頂，中其頂尖。霽雲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記念也。」及糧盡，睢陽、雍邱、寧陵先後失守，賊執巡，並縛南霽雲，勸之降。巡曰：「南八男兒，天下事盡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乃皆遇害。」

論曰：誓死守城，與城俱亡，忠也。至死罵賊，勇激將士，義也。至不忍令戰士皆飢，而已獨飽，甚至殺妾分饗，則全出於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之誠，斷非矯情沽譽者所

可比矣。

#### 四、陸秀夫之負主蹈海

陸秀夫，字君實，宋末鹽城人，舉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元寇急，文丞相兵敗，死五坡嶺。秀夫乃擁立衛王昺，爲左丞相，與張世傑共秉政，駐軍厓山。今廣東新會縣南大海中朝夕力戰，圖恢復，卒爲元將張弘範所破。秀夫乃負主蹈海死。

論曰：秀夫兵敗力竭，以死殉國，忠也。負其擁立之主，同蹈海死，使母爲俘虜，以辱宗廟，並成其主之忠，可謂忠義兼盡矣。

#### 五、文天祥之正氣歌

文天祥，字履善，一字宋瑞，號文山，宋吉水人。理宗時進士，官至江西安撫使。元兵入寇，天祥應詔勤王，受命使元軍，被執，遁入眞州。時端宗立於福州，拜天祥右丞相，封信國公，募兵轉戰，力圖恢復。兵敗又被執，不屈，作正氣歌以見志，遂就死。

當元兵三道大入攻，宋度宗南逃，天祥在江西，招豪傑及山苗萬人，入衛度宗，其友止之曰：元兵勢壯，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也？天祥曰：吾亦知其然，第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有急，固宜拚命一死以保國，後撫几大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時元兵南下，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無力禦敵者，皆降元，天祥獨率宋兵，累敗元兵，流涕曰：國亡不救，死有餘罪，元兵執天祥，囚燕都（卽今之北京）三年，坐臥小樓，屢勸之降，終不從，遂殺之，柴市，天祥臨刑，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宋帝死於南方，乃向南再拜就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自今而後，庶幾無愧。

## 六、史可法之袍笏墓

史可法，字憲之，明末祥符人，崇禎時進士，叛將吳三桂既引清兵入寇，燕京遂陷，

及福王立於南京，可法乃以兵部尚書、大學士、督師揚州，累戰不利，困守孤城。清多爾袞世祖時攝政王遺書勸降，却之。城陷，遂被殺。揚民謳思不已，葬其袍笏於郡城梅

花嶺，後人稱爲史閣部。

清兵攻邳州後，可法請帝頒討賊詔書曰：昔晉之東遷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渡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禦將者，志也；君主志不奮，則行伍氣不壯；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退燕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賊一日不滅，心一日不安，必刻刻以報仇雪恥爲心，振舉國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並於選將練兵之一事，然後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可法繕疏，聲淚俱下。及揚州失守，可法與同城各官皆死。可法無子，初可法母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室，乃生。

論曰：觀信國閣部兩公之遭際事實，可謂完全相同。如出一轍。卽閣部在生，亦處處以信國自況，所以明其不肯負國也。後人因而附會其說，以爲閣部卽信國後身，然亦奇矣。殉國死難之臣，於明清易代之際爲最多。然入勝朝，覲顏復爲大臣者，亦不少。清聖祖康熙時，一日臨朝，忽左右顧曰：「文天祥史可法來乎？」嗚呼！受辱至此，人又何苦而爲不忠不義之人乎？

## 第二章 重氣節

氣節者，指人之品性而言，謂志氣與節操也。凡不肯阿附權佞，弋取功名，不肯貪圖富貴，覲顏偷生，不肯爲溫飽，爲借死之故，而改事二姓，有獨立不懼之精神者，謂之有氣節。猶人身之有骨幹也。身無骨幹，則痿癱矣。人無氣節，則爲行尸走肉矣。可不勉哉！作重氣節第二。

### 一、蘇武之牧羝

蘇武，字子卿，漢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使匈奴。單于留之，武不肯屈節，辱漢使，命引劍自刎，不死。單于壯其節，遣人候問。武大罵使者，單于怒，幽之大窖中，絕其飲食。武嚙雪吞氈，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徙之海上，使牧羊。武惟掘野鼠採草實食之。仗節十九年，得還。鬚髮皆白，節旄盡脫。昭帝拜爲典屬國。宣帝時，賜爵關內侯。圖形麒麟閣。

武至匈奴，單于留之，置酒設樂，優禮相待。時漢使李陵已降單于，單于聞李陵與蘇武素厚，使陵力勸武降，並言漢武帝苛待使臣，法令無常，人臣無罪，滅其族者數十家，子卿何苦如此。武曰：武受漢帝栽培恩德，位列將爵，封侯，今願殺身自効，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爲父死，本無所恨。後知武帝崩，武與陵南向號哭，至嘔血。及昭帝卽位，匈奴與漢和親，乃送武等九人還，並與漢使久留匈奴之常惠、馬宏同還。



論曰，古者使臣，必賜節鉞，何哉？顧名思義，亦欲使其母改厥節而已。武以漢臣，秉節使匈奴，困苦瀕死，至十九年，不改其志，仍全節而還。漢以來有第二人耶？

## 二、顏杲卿之罵賊

顏杲卿，字昕之，唐臨沂人。玄宗時爲常山太守。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反，杲卿起兵討之。常山被圍，晝夜拒戰，糧盡援絕，城遂陷。杲卿被執，祿山數之曰：我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奴，天子擢汝爲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爲反也？祿山大怒，劓之，至死罵不絕口。肅宗乾元元年，贈太子太保，諡曰忠節。

論曰：當祿山之反，聲勢之盛，朝野文武，幾有望風迎降之勢。而杲卿獨不肯阿附，明知以卵敵石，力有所不及，而義憤所迫，氣節所關，讀聖賢書，所爲何事，卒不惜其死，罵賊而終，嗚呼！烈矣！

### 三、段秀實之狙姦

段秀實，字成公，唐汧人。德宗時爲司農卿。朱泚反，秀實唾面大罵，復以象笏擊之。中泚頽流血沾衣，泚走脫。秀實謂泚黨曰：何不速殺我，羞與爾輩共戴一天矣。衆遂爭殺之。

論曰：夫人孰不惡死而喜生，願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若秀實正氣凜然，大節無虧，豈非雖死猶生乎？

### 四、向子韶之不屈

向子韶者，宋開封人。官淮寧太守。建炎二年，金人入寇，子韶率諸弟堅守之。金人晝夜環攻，子韶親擐甲，冒矢石，遣其子弟赴宗澤處乞援。未至而城已陷，子韶猶率軍民巷戰，力竭被執。金人重其氣節，勸降再三，左右抑令屈膝，屹立不動。戟手痛罵，遂遇害。合門皆死節。

論曰趙宋一代理學最爲昌明故圍祚瀕危而殉國死難之臣亦獨多則洵乎理學之有益於世道人心也子韶氣節凜然雖戎狄亦重其人然則覲顏偷生者吾不知其果何所圖也

### 五、楊繼盛之劾奸

楊繼盛字仲芳號叔山明容城人嘉靖間進士官兵部員外郎性孝友尙氣節正色立朝涯岸甚峻雖終身貧困未嘗稍改其操時權相嚴嵩父子嚴嵩子嚴世蕃勢傾中

外駸駸乎有篡逆之勢舉朝無有敢忤之者繼盛劾嵩十大罪五奸疏入廷杖繫獄尋棄市後嚴嵩父子伏誅繼盛追卹諡忠愍

論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而當嵩父子盛時舉朝文武不惟無有敢忤之轉阿諛取媚無所不用其極以保祿位嵩敗而富貴仍不能保且有因而得罪者四百年至今婦孺無不知有楊忠愍公叔山先生其人嗚呼死有重於泰山矣

## 六、陸光熙之殉節

陸光熙，字亮臣，清蕭山人。光緒末年，以翰林庶吉士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七期畢業。性孝友，抗爽，有氣節，能文章。以父鍾琦官山西巡撫，隨任參贊軍務。宣統三年，革命軍興，鍾琦以世受國恩，不從反正，殉難。光熙義無獨生，亦慷慨就死。合門皆被亂軍所戕，鍾琦尋賜諡文烈，光熙賜京堂，諡文節，天下美之。

論曰：有清一代，養士二百六十年，恩澤不可謂不厚，洎乎覆祚而殉難死節之大臣，除陸氏父子外，乃無第三人。嗚呼！忠義節烈，根乎天性，繫乎人格，原不在爵位之高下，有志留名青史者，可不於此加之意哉！

## 第二章 習勤勞

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歷觀古往今來，凡爲大人物，成大事業，固莫不由艱苦勤勞中來，卽降而至於取功名，長子

孫治生產營家室，亦舍終身勤勞不爲功。然天下紈袴子弟，襲祖蔭，耽嬉游眼前安樂，有數十年之享者，事固罕觀。況人之身體，如同機械，機械不常用，則銹蝕矣。人不習勞，則疾病矣。常人猶且不可，況乎軍人。排長不能習勤勞，則一排之人惰；連長不能習勤勞，則一連之人皆惰；推而至於一營一團一旅一師，五官百骸，全體皆惰，其軍尙可用乎？作習勤勞第三。

### 一、諸葛亮之案牘勞形

諸葛忠武侯，名亮，字孔明，三國蜀漢陽都人。初高臥隆中，日惟讌遊吟詩，不求聞達。既佐劉先主取益州，爲丞相，乃定官職，修法制，躬校簿書，流汗終日，爵二十以上者，皆親自裁決。人勸其節勞，曰：我爲丞相，豈可以安逸率多士乎？年四十二，卒以勞瘁薨於軍中。

論曰：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余謂一事不習，亦爲將之恥也。洎乎叔季，世風日澆，官

愈高則事愈簡，一若不屑爲者，其實耽逸惡勞，已習爲故常而不自覺，庸詎知食祿愈多，則負責愈重，長官若斯，羣相効尤，誰負其責，國事尙堪問乎，觀空城之計，讀出師之表，忠義艱辛，可想見亮之勤且勞矣。

二、陶侃之日運百甓

陶侃字士行，晉潯陽人，明帝時，拜征西大將軍，都督荆襄軍事，平蘇峻之亂，初爲廣州刺史，日運百甓以習勞，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忠順勤勞，時人比之諸葛武侯。

晉明帝三年，侃守荊州，士女相慶，謂地方得保境之官，民乃可安，侃恭勤聰敏，軍府衆事，親檢無遺，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軍佐以空談廢公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戲玩，則加鞭扑，曰：樛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

先王之法言無益實用君子當正心端行盡力國事也有人送禮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得雖少必喜非理所得雖多必責侃出行路見人持一把未熟稻種侃問用此何爲人曰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已不種田而竊取人物執而鞭責之於是民乃勤自耕種嘗造船留藏其竹頭木屑及雪地濕滑乃鋪木屑於路上以利行人至桓溫伐蜀又以收存竹頭造釘裝船其精細如此論曰精神者愈用而愈出愈不用而愈鈍之物也陶侃粵居雖間倘卽侈然自足不再刻加磨鍊則他日都督荆襄者必非陶侃而另有其人矣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孟子曰天降大任先苦心志後之人可不勉哉

### 三、祖逖之聞雞起舞

祖逖字士雅晉范陽人少有大志與劉琨同學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後爲豫州刺史部兵與石勒相持盡復黃河以南地逖練

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石勒患之，不敢窺兵帑下。有叛降者，皆殺之。曰：叛臣逃兵，吾所深恨。禁部將不許侵暴人民，地方賴以安全。卒之日，豫州士女，如喪父母，人民爲之立祠，至今奉祀之。

論曰：聞鷄卽起，勤之始也。人生不過數十寒暑，其時甚暫，而事業無窮。孩提疾病去其半，睡眠休息之時間，又去其半，就令終身聞雞卽起，兢兢業業，以處厥事，猶虞不給，奈何尚可圖晏安乎？

#### 第四章 忍恥辱

恥辱之來，稍有志氣者，所不能忍受者也。然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又曰：知恥近乎勇。可見雪恥原非聖人所不許，而能忍實爲成功之初步。聖訓深遠，奈何勿思人之以恥辱相加也。固不必亟亟以圖報復，祇須知而不忘，時自激勵，持之以毅力，期之以久遠，不發則已，一發則必須澈底雪洗而後快，非大勇者，能如是乎？



作忍恥辱第四

一、勾踐之臥薪嘗胆

春秋時，勾踐文越王允常，爲吳王闔閭所敗，勾踐尋敗闔閭而雪其辱，闔閭子夫差復報越，困勾踐於會稽，囚諸石室，稱臣三年，放歸，用范蠡文種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策，臥薪嘗胆，因復滅吳，渡淮水，會諸侯，受方伯之命。

論曰：夫勾踐初如能忍，不急爲報復之謀，何致有會稽之辱？後如不能忍，不耐二十年生聚教訓之久，亦奚能卒立沼吳之功？觀於此，而孔子知恥忍辱之義益明矣。受辱無恙也，但須勿忘耳。

二、韓信之胯下受侮

韓信，漢初淮陰人，家貧，不能治生，常釣於淮陰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饑，食之，信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諸

惡少辱信曰，能死則刺我，不能則出我胯下。信熟視有頃，竟俯出胯下，一市皆笑。信怯，信初以策干項羽，不用，去而事漢，登壇拜爲大將，連破楚趙燕魏，封齊王，改封楚王，後高祖殺戮功臣，貶淮陰侯。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地方人爲余言，韓信爲布衣時，志與衆異，然行軍所至，秋毫無犯，軍紀嚴肅，料敵如神，誠不愧將帥之才。蕭何所謂國士無雙，洵不誣也。倘使信能學道謙謙，不伐已功，不矜已能，則庶幾矣。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天下已定，有謀叛之意，忠於始而未全其終，不亦惜乎？爲軍人者，固宜始終效忠，以服從爲天職，愛戴一主，誓死竭誠，忠其主，卽所以保身，保其身，卽所以留其名。知此者，軍人也。

論曰：信豈眞怯死哉？又信豈眞矯情卜將來之譽哉？胸懷奇才，而身固猶在泥塗也。借使當時不出胯下，則受辱必更有甚於胯下者，更甚之辱所不甘受，而鬪又

不屑熟視有頃之際，眞在盪氣迴腸，而莫能決耳。設遇常人，則吾知不俟惡少之相戲，在漂母怒斥之時，已怫然不悅而起矣。

### 三、陸遜之忍辱負重

陸遜，字伯言，三國吳郡人。呂蒙薦其才於孫權，謂可大用，遂拜偏將軍，右都督。代呂蒙屯陸口。黃武初，督師禦蜀，堅壁不出。蜀人侮辱種種以激之，諸將皆不能堪，悉請出戰。遜不許，曰：「僕雖書生，受命主上，所以忝在諸公上者，以僕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後破蜀兵於夷陵，諸將乃服。

論曰：蜀人侮陸以種種，原係兵法激敵輕戰之道。吳將多耆宿，奈何悉墮毅中，幾乎小不忍而亂大謀也。

### 四、婁師德之唾面自乾

婁師德，唐武后時宰相之弟某，拜代州刺史，辭兄赴官。師德教以萬事忍耐，其弟曰：「自今

以後人有唾吾面者，吾惟拭之而已，不與較也。師德曰：不然，人唾汝面，是怒汝也，汝拭之，豈非逆其意乎？止使自乾耳。

論曰：婁師德兄弟所言，雖天下未必果能如是，而人能師其容人之量，復何往而有爭毆鬪殺之禍乎？

## 第五章 戒驕奢

左傳曰：驕兵者必敗。又曰：行奢必滅。夫敗與滅，非我儕軍人所最爲忌，聞之不祥語乎？但欲避免此敗與滅，則去驕與奢，其道無從。故左氏不曰將敗將滅，而竟直指其詞曰必者，蓋確有經驗之談也。遠溯往古，近徵今日，驕奢之害，如影隨形，絲毫莫或稍爽，可不戒歟？作戒驕奢第五。

### 一、夫差之荒淫亡國

吳王夫差，既勝勾踐，乃築姑蘇臺，三年始成，長亘五里，崇飾土木，耗竭人力，宮妓

千人窮極侈靡，又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作大池，造青龍舟，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戲，宮中館閣，盡皆飾以珠玉，豈知樂方未艾，而勾踐已起兵滅吳矣。論曰：驕極則奢必隨之，奢極則驕亦必愈甚，此勢之所必然者。夫差宮中晏樂之時，正勾踐臥薪嘗膽之會，苦樂之懸殊如此，孰將亡乎？孰將興乎？不待智者而後決，奈何前轍已覆，後車又蹈，總無人覺悟耶。

## 二、項羽之垓下悲歌

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項羽羽名籍之叔，當秦末，陳涉起兵，梁與羽共起兵吳中，以應之，戰無不勝，驕縱日甚，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惰者，敗。」臣爲君憂之，梁弗聽。卒爲秦將章邯所襲，敗於定陶，梁走死，羽將其軍，遇秦兵，九戰皆勝，自立爲西楚霸王，與漢高爭衡，戰無不利，而驕蹇過於其叔，擁虞姬飲樂自恣，終爲漢軍圍於垓下，矜力拔山兮之歌，自剔死。

論曰楚漢之際劉氏兵勢不如項氏遠甚而天下卒爲漢高所得者何哉一則虛心一則驕盈勝敗之理有固然也項梁爲項羽之叔前車之覆其跡甚近而羽猶不改卒失天下惜哉

### 三、馬謖之恃才招敗

馬謖字幼常三國蜀漢人才氣過人好論軍謀深爲諸葛武侯所器重然置之帷幄爲參謀終未嘗委以自領一軍也迨祁山箕谷之役謖自請守街亭武侯許之而慮其失乃以王平爲之副謖果以不聽平言自絕汲道爲魏將張郃所破武侯揮淚誅之曰幼常不得其死過惟在予一人自今以後但有勤攻吾闕則功可驕足而待乃深自貶抑勵兵講武以爲復圖民忘其敗

論曰馬幼常在蜀有最良之目

當時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謖眉白故云

才氣橫溢不可一世其論

攻心深爲武侯所嘆服用其策南人因之永不復反借使久於參謀之位不惟能

常保其身，且可永得其借箸之用，蓋其恃才而驕，不宜於縮兵符，一離武侯之左右，便僨事矣。此武侯所以有過惟在予一人之悔歟。

#### 四、竇建德之料事如見

竇建德，隋漳南人，當隋室分崩，羣雄蠡起，建德初佐高士達，與楊義臣之兵，謂士達曰：「隋將中善用兵者，無過於楊義臣，今乘勝而來，其鋒不可當，請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將驕兵惰，然後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聽，留建德守營，自以精兵逆擊，果小勝，乃置酒高會，建德聞之，嘆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驕矜，禍不遠矣。」後九日，果大敗。

論曰：竇建德避鋒之說，驕敵之策也。乃高士達不用，而轉爲楊義臣所用，士達非惟不用，轉蹈其習，義臣非惟不因建德驕敵之策而敗，轉使士達驕矜其氣而大敗之，一轉移間，勝敗之數如此，可不慎歟。

五、年羹堯之僭擬伏誅

年羹堯，世所稱年大將軍者，婦孺咸震其名。年號雙峯，乃清廣甯人。康熙間進士，累官至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定川邊，征西藏，平青海，封一等公。功高震主，於是驕奢淫佚，敗檢失度之事，不一而足。起居享用，比於宮中。雍正時，竟逮捕下獄，賜死。

論曰：以將軍之豐功偉烈，使能明於功高震主之義，持盈保泰，刻自韜晦，縱享用稍優，雖不獲垂譽青史，亦斷不致有殺身之禍。無如驕奢之念，每無止境，且不自覺，不至於傾家亡身不止，可不戒歟。

第六章 崇廉儉

廉儉爲美德，欲杜奢侈之習，必自崇廉儉始。儉則自無不足之患，無不足則自能廉知讓，不惟敦品，亦遠禍之道也。但廉儉云者，有節制而不妄費，不妄取之謂，與



吝嗇刻薄又有間，今有人每竊行儉之名，而務爲吝刻之舉，此則不可爲訓。財貨本爲人使用而設，取得其當，用中於節，斯爲正道。若矯揉造作，必至於不近人情，宜明別也。作崇廉儉第六。

### 一、張奐之璧金還馬

漢張奐率兵鎮羌邊，羌夷感奐恩德，每以金馬贈奐，奐以公誼受之，而仍以私情還之，不受絲毫。羌性最貪，奐以前之鎮守羌邊者，有入都尉皆好貨財，誅求無厭，羌甚患苦之。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論曰：金馬之利有限，而失歡於羌之害綦大。張奐不以一己之奉，損國家之威，不惟廉儉之德可風，眞大將之度也。

### 二、岳飛之終身布蔬

宋岳忠武王飛，身爲大將，而家無侍姬，有吳價者，飾名妹進之，王曰：國家多難，豈

大將逸樂時耶，高宗欲爲王營第宅，王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燕居則衣布食蔬，終身不改，曰：不敢忘本也。每徵軍食，必顰蹙，語將士曰：東南民力竭矣，何忍獨飽乎？

# 父

岳飛，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有神力，年十九，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素服哭師，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以力殉國乎？父沒，哭之慟，朝夕風雨，必侍父墓，哭父時，不使母見，並勸母節哀焉。時金兀朮逼宋，母命以從戎，取利針爲飛背刺（精忠報國）四字，飛跪母膝下，受刺畢，不忍離母，母促之，不得已，子身叩別，留妻養母，投軍累功，獨從高宗命，渡黃河，河北陷，音問隔絕，飛旦夕求訪，數年不獲，忽有自母所來者，謂飛曰：汝母寄余言，爲我語五郎（飛兄弟間，行已至第五），勉事聖天子，無以老母爲念，乃使人迎母，阻於敵軍，往返者十八次，竟乞假歸，拜母，泣謝不孝，母

迎至，公暇力侍，母便器，必親洗而送之，身勞王事，軍旅應酬而外，常以昏暮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衣服飲食，視寒暖而爲節調，行至母前，履不出聲，遇出師，必嚴飭家人，敬事老母，並屢責妻子代侍焉。及母沒，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夜守孝滿期，飛自與長子岳雲跣足扶柩，日行百里，歸鄉里安葬，時路濕天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飛揖謝之，行路見者，無不感泣，既葬，築茅屋於墓側，日夜號哭，淚累累下者，如珠滴，又刻木爲像，行昏定之晨省禮，先呼父，後呼母者數十聲，木像不應，飛率雲皆流涕下淚矣。表連進，乞終三年之喪，帝不許，累詔促起，遂收淚以就軍，頻出門，叩首而仰天曰：飛不能孝，祇可盡忠，捫背刺四字之跡，高下不平，因思奮勇却敵，收復黃河以北，被金人佔領諸地，奸臣秦檜私通金人，僞下金牌，卒被陷害，此千古共憤之大獄也。

飛自奉極薄，食不二味，衣必大布，日用器具，不尙華美，午食殘羹，留佐晚飯，庖人

供雞味甚鮮，飛曰：何無故而殺害物命乎？對曰：庖用刀以切蔬，遵奉主令，未割一牲，鮮味之雞，州中所進者，飛命以後勿復進，並令勿殺牲，民間感格，亦戒殺成風，一時禽獸賴以全命。

論曰：王起家行伍，素安貧窶，故終身粗糲自甘，不敢忘本，一生忠君愛國，身後血食千秋，何莫非此不忘本之一念所由成，豈特廉儉可風而已。

### 三、王信之謀貽子孫

明王信，字君實，三十年作鎮，笥無華衣，厩無肥馬，鈴閣之中，寂無人聲，金玉珍翫，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後不以奢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轉漕運總辦，爲美缺第一，信語人曰：此行惟當以江水洗滌肺腸，少盡區區耳，終其任，一無所沾。論曰：居烜赫之位，當肥美之衝，而能清儉廉潔如此，真善能爲子孫謀者矣。

### 四、訥爾經額之貪婪誤國

清訥爾經額字近堂道咸間直隸總督性好貨利復耽酣嬉一時風氣爲之大壞咸豐三年賊猝圍懷慶陷潞黎諸城訥以欽差大臣奉旨督兵馳救戀戀財寶趨不肯遽前軍行故意延緩而賊衆又大至陷臨洺關官軍各顧其家私悉皆奔潰訥亦僅以隻身遁入廣平府輜重盡失甚至關防令箭軍書等物亦悉落賊手訥革職拿問而賊勢從此不可復遏矣

論曰好利瀆貨之徒方其貪念之熾恨不悉天下之財寶而盡入我囊橐之中及一旦有事無不轉爲財貨所累馴至家傾身戮財貨又含笑而居他人之囊矣此種常理人人能知而當局者往往不察何耶利令智昏也

## 第七章 遠酒色

酒色爲害夫人能言可毋喋喋惟以其易犯而遺禍甚鉅也故雖賢者時或有所不免况酒近亂色近殺古訓昭然較之嗜好廢事似又進一間故准有時加隄防

勿使稍有沾染耳，作遠酒色第七。

一、南宮萬之酒色喪身

南宮萬，春秋時宋人，膂力過人，因殺人逃於陳，宋人必欲得之，以萬好酒色，乃賂陳人，飾美婦而飲以酒，既醉酣眠，以犀革裹其身，送於宋國。

論曰：萬雖有萬鈞之力，一遇酒色，則無所施其技矣，可不懼哉。

三、曹操之酒色致敗

曹操，字孟德，少舉孝廉，有大志，多機智，攻下宛城之日，忽艷降將張繡之寡孀鄒氏美，納於軍中而私之，命典韋宿衛中軍，繡恥且恨，欲乘夜圖操，乃設酒享典韋，大醉而臥，繡突舉兵攻圍之，操僅以身免，典韋亦中矛死。

論曰：以操之雄才大略，史惟稱其奸詐多智，而於私德則未聞有虧，寧有不知遠色者，竟致爲鄒氏故，險以身殉，則慾之不可縱也，若典韋者，吾又奚暇責乎。

### 三、張飛之縱酒誤事

張桓侯，名飛，字益德，三國蜀漢涿郡人，與關壯繆侯共事先主，雄壯威猛，刀敵萬人，初戍下邳，因縱酒爲呂布所襲，後先主伐吳，飛率兵來會，痛壯繆之死，日惟縱酒鞭撻士卒，爲其下所殺。

論曰：桓侯忠義勇猛，萬古不磨，後人思之，有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傳，謂張巡、岳飛俱侯後身也，乃卒因痛義兄縱酒，以致殺身誤事，不亦惜哉。

### 四、洪承疇之愛色失節

洪承疇，字亨九，清晉江人，明萬曆進士，官至薊遼總督，與清軍戰於松山，兵敗被執，思宗即宗禎帝以爲承疇受國厚恩，必不辱死，予祭十六壇，親奠哭之，承疇初亦自分必死，清百計勸之，至飾宮女，冒爲太后，撫勸再三，承疇戀色感恩，遂降，卒，清謚

文襄。

論曰：色之感人也，如其深乎，思宗十六壇之祭，親哭之榮，曾不足當承疇之一顧，而一女子卽足以墮其節而有餘乎，嗚呼，悖矣。

### 第八章 輕死生

人莫不有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死苟得其所，復何惜焉。古詩有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土時。假使當年身便死，千秋真僞有誰知。蓋言周公流言恐懼之日，幸而未死，卒成輔弼之業，其心跡得以大明。王莽謙恭下土之時，不幸而不死，終露篡漢之謂，爲萬世所唾罵，得所與不得所之謂也。故苟不應死而死，不必死而死，雖自殺亦諡之曰怯，不可不辨。作輕死生第八。

#### 一、樊於期之慷慨自刎

戰國時，秦將樊於期避罪於燕，燕太子丹欲使刺客荆軻刺殺秦始皇，而無以爲進身之由，知秦所欲得者，燕督亢地名及樊於期頭，乃匿利匕於督亢圖，復說於期。



請借其頭一用，樊於期卽慷慨自刎。  
論曰：槍林彈雨之中，血氣奔湧之際，能不懼死，猶無足奇，至無端而借頭，竟慷慨以自刎，則非有真忠愛、真勇氣，焉能臻此。予觀於樊於期之事，而信世界民族之  
最不畏死者，莫我中華若矣。

## 二、劉銳之合門就義

宋理宗端平三年冬十月，元兵寇艾州，知州劉銳，登陴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知不能守，謀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屍堂上，及公私金帛，誥命焚之，有幼子，纔六歲，亦下拜受父藥，飲而死，左右感泣，城破，銳自刎，軍民同死者萬人，論曰：孩提何知，乃亦從容就義，且臨死猶守禮下拜，固劉氏之禎祥，亦國家之奇瑞，足以光美史冊矣。

## 三、吳可讀之拜疏尸諫

吳可讀者，號柳堂，清蘭皋人，道咸間，以進士官御史，恆自命不畏強禦，不畏死，初以劾甘肅提督成祿罷職，光緒初復起用，又爲請慈禧太后爲穆宗即同治帝立後，於薊州寺中，閉戶草疏，自殺尸諫。

論曰，史魚尸諫，稱美千古，然爲先帝立後，奚必以死相爭，且大統續承有人，於社稷安危，已屬無關，嗷嗷尤覺無謂。此卽所謂不應死不必死之死，後史無美也。

#### 四、廣瀨武夫之鑿船自沉

日俄戰爭，旅順口一役，日本海軍艦長廣瀨中佐，名武夫，自告奮勇，填塞旅順口，以阻敵船，納石於艦，鑿而沉之，人船俱沒，俄國艦隊，卒不能越旅順一步，遂獲大勝，戰局既結，日本乃一躍而爲強國。

論曰，廣瀨武夫，不過以一中佐，犧牲一己之性命，而導戰事於勝利之境，措國家於強盛之域，至今日人稱爲軍神，全國上下無不謳思嘆美，文部省即敎育部且特將

其死事之蹟，規定於小學教科書中，垂之千古，銅像巍巍，矗立於都城繁華之市，萬人瞻禮，雖歷千百年而精神如生，嗚呼，可不羨歟。

軍人鑑 上篇

# 軍人鑑下篇

## 第九章 講恩信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諸葛武侯曰：用兵命將，以信爲主，是軍中不可無恩信也。甘苦與分，患難與共。三軍未食，將不先炊；三軍未次，將不先幕；軍井未成，將不先飲。恩之著也。云賞卽賞，云罰卽罰，云行卽行，云止卽止。一語之出，重於泰山；一令之行，貫於金石。信之著也。上有恩信，然後可責下以服從，亦猶父慈然後子孝，兄友然後弟敬。否則徒恃權位，妄肆威福，必致陽奉陰違，口順心叛。一遇危難，鮮不召禍。可不加之意乎？作講恩信第九。

### 一、穰苴之施恩

戰國時，齊司馬穰苴，禦燕晉之師。凡士卒次舍，井炊飲食醫藥，皆身親料理，坐取

將軍之賞糧以享士，身與士卒平分糧食，羸弱者悉置後車，不令出戰，全軍感奮，爭出殺敵，燕晉之兵，不敵而敗。

二、諸葛亮之守信

三國蜀漢丞相諸葛武侯，數伐魏，恐勞士卒，分兩班更代，前者期滿，行將起程，魏兵突至，楊儀請留之，武侯曰：吾用兵，命將以信爲主，便有大難，決不留也。軍中聞此言，皆不願歸。武侯諭之曰：汝等應歸之人，父母妻子，皆倚閭而望，何可留此？以誤歸期。諸軍曰：丞相恩施若此，我等願殺魏兵以報，數遣不從，卒獲全勝。

論曰：穰苴之悉置羸弱，武侯之數遣代卒，皆豈真願自減其力，以貽弱敗哉？良以恩不可闕，信不可失，恩信既著，而下自心悅誠服，甘以死報，不惟不減其力，反得一以當百之用，將兵者，皆當以爲法也。

三、羊祜之懷柔

羊祜，字叔子，晉南城人。武帝時鎮襄陽，開示大信於吳人，降者欲去，皆聽之，與敵交兵，不設詭計。吳帥陸抗病，祜遺以藥餌，左右勸勿飲，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吳將潘景陳尙來寇，祜追殺之，美其死節，厚加殯殮，以禮還之。每行軍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輕裘緩帶，身不披甲，務修德講信，以懷吳人。死後吳人爲之罷市巷哭。

#### 四、郭子儀之誠格

郭子儀，唐華州人。玄宗時爲朔方節度使，回紇欲見之，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我寡，力不敵，吾將格以至誠，結以恩信。」左右請以五百騎從，子儀竟單騎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義而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羅拜曰：「眞吾父也。」子儀卽召與飲，遺錦綵，結歡和好。

論曰：不仗兵威，務以恩信懷柔敵人，使之不忍復犯，歷觀史冊，羊郭二公之外，殆

無第三人可尋，真大將之度也。

五、馮異之不爭功而立大功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東漢光武帝起兵蕪婁亭，用爲主簿，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性至孝，篤忠義，事光武帝如父。時天寒，上豆粥，遇風雨，異抱薪，鄧禹爇火，爲帝燎衣，復進麥飯，以充帝腹。帝建武元年，諸侯並坐論功，異獨立大樹下，不爭戰功。嘗曰：將士受國恩，食人民血稅，除暴匪，安忠良，是吾人天職，殺敵定業，此分內事也。何可謂功？異爲人謙退，不伐。建武二年，將兵入關，所至宣布威信，羣盜多降。與赤眉遇於華陰，數戰皆勝，降五千人。三年，拜征西大將軍，封夏陽侯。與鄧禹共攻赤眉，異曰：赤眉人多，可以恩信傾誘，難以用兵破也。異以此勸鄧禹，禹不從異計。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道側。翌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來降，男女降異者八萬人，褒賞先降有功者，誅責



豪傑不從令者，不殺之。異曰：殺一人，天地變色，被殺者祖宗受辱，子孫遺羞，寡人妻孤人子，獨人父母，爲將殺敵，非得已也。赤眉部衆投降者，散其衆，使歸家鄉，令各就本業，未傷敵人，威行關內外，餘寇皆平。異治關中，出入三年，上林成都人上言：馮異威權日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光武帝都洛陽，以書示異，異惶懼，陳書謝歸。詔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同父子，何嫌何疑？天下忌將軍之語，我決不信也。六年入朝，帝謂公卿曰：我無馮異，中興大業，何以得成？今關中既定，北方匈奴正賴異以定之。翌年，異奉詔巡察各軍，勤訓部卒一年，乃大攻匈奴，敗之。北方豪傑皆俯首就降。九年屯長安，十年夏卒於軍。瞑目暗語曰：吾事君父，責未完也。

## 第十章 謀和協

論曰：大樹將軍忠孝兩全，功高漢室，不言功而功仍歸之，誠將帥千古之模範也。

兵法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又曰：千人同心，則有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衆心不一，則彼此推諉，進退疑貳，敵人薄之；在前者趨趨，在後者欲走，雖有百萬之衆，亦何益哉？是故和衷協力，實爲軍人之至寶。勝則相讓，敗則相救，有利勿爭，有急勿諉，悉泯猜疑，盡去傾軋。如是而戰，不勝攻不克者，我不信也。作謀和協作第十。

一、寇恂之怯私鬪

寇恂，東漢昌平人，爲潁川汝南太守。時草創軍營，軍人犯法多寬容。大將賈復部下有殺人者，恂竟捕而戮之，復大恥恨，欲手刃寇恂以報。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其甥谷崇請爲侍衛，帶劍備之。恂不許，曰：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以國爲重也。事聞於帝，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朕爲解之，遂友好如初。

論曰：法不可執，以害治，故雖大將之部下，有所不能赦，將帥不可不和以害國，故寧以太守之尊而避其鋒，如賈寇者，真不愧廉藺第二之目矣。

## 二、陸遜之慕藺寇

陸遜禦蜀軍於夷陵，時諸將皆耆舊，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聽號令，遜每優容之，及破蜀，諸將乃服。孫權問曰：初諸將有違令者，君何以不啓聞懲之耶？遜曰：臣受深恩，任過其才，諸將皆國家所賴以成大事者，臣雖駑駘，竊慕廉藺寇賈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稱賞。

論曰：陸遜以書生年少，遽躋大帥之位，內而調和諸將，外而籌計破敵，負責之重，處境之難，又不可與周瑜魯肅時並論，卒能大破蜀軍，使劉先主一蹶而不可復振者，蓋全得力於忍以克敵，和以用衆，處處以國家爲重，非素來學養兼到者，不辦也。

三、裕謙之被傾陷

清道光間，鴉片之戰，英吉利人陷我定海，踞之。時兩江總督裕謙，以欽差大臣奉旨視師鎮海，以提督余步雲爲之副。裕謙兵不滿五千，且皆由各省分調，畸零湊集，號令不齊。余步雲乃乘間傾陷，屢冒軍功，賞加太子少保。陰有降英之心，裕勸其竭誠報國，余益銜之。英兵知我將帥不和，乘隙陷定海，迫鎮海。總兵力戰死者三人，而余步雲之師果先潰。裕公自殺，余復設詞朦奏，冀卸罪過。上命刑部尙書李振祐讞其獄，加余刑訊，乃伏法。裕得優卹，諡靖節。

論曰：將帥不和，必致於敗。歷觀史冊，絲毫不爽。何況別具異心哉！余不知余步雲果何肺腸，而必欲賣國求死以爲快也。聊舉一端，以爲統兵者之鑑戒。

四、肅順之護將帥

清咸豐間，粵賊勢已燎原，而討賊將帥之有功者，悉在湖南。朝臣皆譽焉不察，獨

軍機大臣肅順知之，頗能傾心推服。佩曾文正公名國之識量，服胡文忠公名林

之才略，愛護百端，不掣其肘。湖北兩江上下游，因此均稱得人。左文襄公名宗在

湖廣巡撫駱文忠公名乘幕名滿天下，謗亦滿天下。上有敕官文恭公名文就地正

法之旨，肅順輾轉營救，曾胡兩公並力薦其才堪大用，卒定陝甘，平回疆，共成咸

### 豐中興之大業

論曰：肅順爲軍機，窃弄威福，怨毒繁興，卒以驕橫僭擬，獲罪伏法。其人固無足論，

而能獎掖賢才，調護將帥，軍興之際，內外一致，卒成中興之大業，措國家於郅治

之隆，諸葛忠貞，曾不是過。平心而論，功罪嘗相掩，予又嘗聞左文襄原爲曾文

正所薦，而矜才使氣，終身不甘低首於文正，每見部下，輒罵曾公，而文正始終避

讓之，及文正薨，文襄又稱其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可知不服原非私憤，

推崇亦異阿諛，和而不同，斯真君子將帥如此，雖欲不興得乎？

## 第十一章 惠布愛

國以民爲本，民者國之寶也。吾人試思，何爲而練兵，曰以禦敵也。敵何爲而禦，曰恐其侵我邊圉，害我百姓也。然則換言之，兵者不啻我民出資所雇，以爲防衛身家之具，豈有以受傭之人，而轉害其主之理。況百姓安，斯財用足，財用足，斯軍實充，軍實充，而將帥始有功業之可言。由是觀之，惠愛百姓，非卽所以護其財用乎。護財用，非卽所以保其軍實乎。保軍實，非卽所以自衛其事業乎。害百姓，則與自殺，又何異乎。復次，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好生之性，先天所賦。吾人每見有一命之妄殺，一物之暴殄，苟非窮兇極惡之人，鮮不油然而起不忍之念。良以同屬人類，兵民一體，設身處地，感想皆同，豈可一入行伍，卽自貶於天地人類之外乎。作布惠愛第十一。

### 一、曹彬之戒殺

曹彬，字國華，宋真定靈壽人，佐太祖定天下，性清介，仁恕。初克金陵，稱疾臥營中，諸將視之，彬曰：「余病非醫藥可痊，必由部屬禱天立誓，入城不殺不掠，不害微物。」余病万可愈，諸將奉命從之，乃焚香求天，克城安民，未傷一人。及後又伐蜀，克南唐，從不妄殺百姓一命，妄取百姓一縷，封魯國公，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爲時良將第一。及卒，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

論曰：貔貅十萬，師行千里，妄殺一命，似未必卽傷吾仁；不知一命不禁，則千命隨手可膏吾刃矣。妄取一物，似未必卽傷吾惠；不知一物可恕，則百物隨意可充吾囊矣。故慎之於始，誠之於微，所以凜習慣之易縱，而民怨之深，其來也漸，不可不防之於初也。若曹彬者，身爲將士，當牢記以爲模範矣。

## 二、常遇春之止殺

常遇春，字伯仁，明懷遠人。初爲盜，後從太祖起兵，破采石，取太平，鷲勇善戰，摧鋒

陷陣，未嘗敗北，偕左相國徐達攻廬州，下吉安，圍贛州，太祖每使使諭遇春，克城毋多殺，違天和，失人心，且得地而無民，何益？遇春於是止殺，惟浚濠立柵以困之。南雄韶州安陸襄陽諸郡聞風皆降，卒封開平王，諡忠武。

論曰：遇春性惟喜殺，故太祖戒之，戒之不在多言，卽此得地無民何益六字，勝抵十萬言諄諄勸誨矣。不樹風聲，南雄諸郡度未必如是之易降，甚矣多殺之害也。

### 三、清豫王之嗜殺

明叛將吳三桂，既引清兵入關，豫王

名多鐸，清世祖卽順治帝之叔父攝政王多爾袞之弟。

率大軍渡江，金

陵降，宏光被執，復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將吏或降或逃，獨揚州嘉定江陰三郡縣，抵死抗拒。城破後，官吏人民被屠戮者不下數十萬人，尸骸枕籍，街巷皆滿。後人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之作。康乾以來，雖迭布惠政，減賦輕徭，以收人心，而民怨已深，種族之見，歷二百六十餘年而不泯。卒召辛亥革



命之禍，竟無一人殉國者，吁，可慨矣。

論曰：民爲邦本，開國之際，屠殺百姓之慘，歷觀史冊，未有如清代之甚者。怨毒安得而不深乎？猶幸康乾以來，君無失德，所施惠政，過於前朝，補救尙速，乃得延祚至二三百年，遜位之際，民懷其恩，亦無過甚之舉，因果報復，豈非皆有前定乎？

## 第十二章 嚴紀律

凡軍隊，覘其外則械服整潔，動止有序，察其內則號令嚴肅，賞罰分明，此所謂紀律之師，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若夫既無軍容，又無軍律，或有功而不賞，或有過而不罰，或有令而不行，或朝令而夕改，此所謂烏合之衆，覆敗可待，故爲將之道，莫要於整躬率物，胸無所蔽，則人自帖服，威信所繫，安危所關，不可不慎也。作嚴紀律第十二。

### 一、周亞夫之嚴軍容

周亞夫，沛人，漢功臣絳侯周勃之子，封條侯。文帝時，匈奴入寇，亞夫軍次細柳，帝親勞其軍，先馳報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須臾，帝至，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令開壁門，壁門軍士謂車騎曰：「將軍有令，軍中不得馳驅。」帝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軍禮見，帝嘆曰：「真將軍也。」亞夫用兵，持威重，執堅刃，部屬奉令維謹，絕對服從，誠可謂統兵之模範。文帝英明之主，連聲稱軍容甚嚴，而面容爲之改色矣。然驕傲性成，卒觸文帝隱恨，羣臣驚疑，帝賜食肉而不置箸，子買甲楯而責以反。（亞夫之子爲父買工官上方甲楯五百被，以爲葬物，取苦工而用之，不予以錢，怒而上變，文帝召亞夫，繫之入獄，廷尉責之曰：「君欲反耶？」對曰：「臣所買者，乃葬器，何謂反耶？」吏曰：「君驕傲威嚴，治理部隊，習慣性成，縱不反於地上，必反於地下。」逼責益急，亞夫受屈氣憤，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嗚呼！左傳曰：「驕必傲，傲必亡。」亞夫軍容嚴明，帝讚美之，卒以禮貌

粗忽剛愎自用，取主上之辱，惜矣。爲軍人者可不虛懷謙恭乎？論曰：以天子之尊，猶不得犯將軍令，此其軍容爲何如嚴！真不愧開國功臣之子也。

## 二、呂蒙之肅軍律

呂蒙，字子明，富陂人。三國吳將，初拜偏將軍，獻計孫權，襲破荊州，卽下令軍中，不得私取民間一物。有兵蒙鄉人也，偶取民間一草笠戴之，蒙立斬以殉。軍中人人震慄，孫權嘗謂其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次於周瑜。

論曰：取一笠耳，其罪不至死，且兵鄉人也，詎不可稍爲之地，然徇一人而壞三軍之號令，可乎？此孫權所以推重備至歟。

## 三、李光弼之誅御史

李光弼，唐柳城人，幼性純孝，肅宗時，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平安史之亂，治軍

嚴明整肅，信賞必罰。初爲太原尹時，有詔令太原節度使主兵官御史崔衆將兵權交光弼，衆抗旨不交，光弼怒囚之。有頃，又有詔除衆御史中丞，中使懷敕問衆何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出敕相示，光曰：「今祇斬御史，若除中丞，卽斬中丞，除宰相，亦斬宰相，卒誅衆於碑堂下，威震三軍。」

論曰：光弼強項，可與周亞夫細柳軍容先後媲美矣。蓋祇須公正無私，則雖天子詔，豈能壞軍法耶？

#### 四、戚繼光之斬愛子

戚繼光，字元敬，明定遠人，善練兵，紀律極嚴。嘉靖時，以浙兵平倭寇，稱戚家軍。一日臨陣，其長子回顧，依法當斬，合營爲之跪請，不許。夫人所生只此一子，繼光毅然不顧，竟斬之。夫人亦未嘗以私情而撓軍法。後累官太子太保，著有練兵實紀、紀效新書等書。

戚繼光少負奇氣，好讀書，通經史大義。明世宗、穆宗兩朝，東方邊事甚急，戚爛於兵法，平浙、閩，後移鎮薊州。十六年，邊防周至，國家倚重之。累功封武毅公。後世談兵事者，咸首推焉。

公少時，白晝假寐，夢先將軍

公之

厲聲命曰：汝父生平喜誦二語曰：（上帝臨汝，

無貳爾心。）汝記憶否？繼光驚醒後，起立百拜，揮淚書之座右，終身勿忘。以此二

語自箴，復以此箴各部隊士卒。又自箴曰：機務不密，豈大將之所爲乎？又自箴曰：

事長事貴，知所敬畏。我事一主治百萬兵，使百萬兵丁，隨同將帥，皆愛一主，既愛

一主，以死報之。萬金刀劍，皆不可以易吾心。又曰：世之爲武人者，積金帛，廣田宅，

侈功名，保首領，不知時勢遷移，功名不終，首領不保，豈不惜哉！凡此類者，自以爲

上智，吾則謂之下愚也。歲辛酉，長沙戰時，繼光聞寇中有掠我國女子千人以上，

藏匿舟中，繼光集三軍禱上天曰：以我中國衣冠文化大邦，而臣妾夷狄，天將忍

乎衆皆下淚，繼光乃求天神，救此女子。明日一鼓敗賊，入賊穴，果然救出女子。如前數，嗚呼！天道如此，而吾人尙背逆以肆慾，是誠何心哉！公敬天愛民，勇救婦女，嚴肅部下，忠事一主，普濟衆姓，真千古英雄，無愧模範軍人矣。

戚繼光曰：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以節制之師，殺凶暴，安良民，取義成仁，死而不怨。天下治，受國民之供養；天下亂，救國民而出水火之痛。此我軍人之職責也。嘗作凱歌曰：（萬人一心兮，泰山可撼；惟忠與義兮，氣衝斗牛；主將親我兮，勝我父母；干犯軍法兮，身不自由；號令明兮，賞罰信；赴水火兮，敢遲留；保國家兮，下救黔首；男兒壯志兮，報我惟一之君侯。）

天下共傳戚南塘鴛鴦陣，迄今四百年來，稱道不衰。自唐以後，東方邊患孔急，將帥之能禦外侮者，惟公一人。軍人誦其嘉言懿行，安有不激發忠誠，毅然以嚴申紀律爲已任哉！

論曰：愛子之心，人孰無之，而况婦人，然不能以愛子之故而壞軍法，呂蒙之不祖鄉人，又不能專美於前矣。

## 第十三章 慎言行

孔子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又曰：言必顧其行，行必顧其言。可知言與行，兩事而實一事也。非禮之言勿言，出位之言勿言，不能躬踐實行之言勿言，言一出於口，則行必隨之。斯爲大丈夫，是以聖人觀人，聽其言，必再觀其行，多言賈禍，言多必敗，最爲昔賢所深戒。大言炎炎，言大而誇，尤爲識者所竊鄙。自來覘人格者，必於其言行之是否相符，定禍福者，惟觀其言行之能否謹慎，執此以試，絲毫莫或稍爽，毋謂此小節，而可以忽諸也。作慎言行第十三。

### 一、王守仁之知行合一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弘治間進士。正德時，巡撫南贛，平大帽山諸賊，定宸濠

之亂，明代文臣用兵，未有如守仁者。其一生得力，卽在以良知良能之學爲主，知行合一，崇實祛華，正躬率物，未嘗稍欺。嘉言懿行，不可殫述。世稱爲姚江派。嘗築室陽明洞中，學者無不知陽明先生，卒贈新建侯，諡文成。

王守仁，父名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舉進士第一，累官吏部尙書，有器度，性至孝。母岑氏，踰百歲卒，華年已七十外，猶寢苦蔬食，士論稱之。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以稚名爲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關及山海關，縱觀山川形勝。年二十，中舉人，理學大進，尤好言兵法，善騎射。宏治十二年，登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正德元年，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疏救之，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密，苗獠雜居（俗稱野人洞），守仁因俗化導，立孔聖及孟子神位，教以老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實踐之學，由淺入深，野人佩而敬之，相率伐木築室。



請守仁入居焉。今之湖南、廣西、雲南、貴州、四川山洞之苗族，分生熟兩種，生苗獷悍野蠻，蹠身跣足，喜械鬪，動輒殺掠，茹毛飲血，登峰越嶺，野性依舊未化者，皆未經守仁之教導者也。熟苗之歌舞嬉遊，待人以禮，勸禁殺奪，男女知別，親戚知愛，粗有文字，崇奉漢人，見漢族卽跪拜敬之如天如父者，皆守仁實施孔孟大義，教有懇摯，涵養四百餘年，積漸而使之然也。

及劉瑾伏誅，詔復守仁官知廬陵縣事，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累官鴻臚寺正卿，兵部尙書。王瓊奇其才，擢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贛匪謝志山據橫水，池仲容據洲頭，皆出沒南贛山林間，自稱大王，與大庾陳日能、樂昌高決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聞風興起，匪患殃民，日夜不安，小民苦矣。守仁至，與部下文人商議，先赦獄匪，令引勦匪穴，親率精兵，曉以大義，曰：中國多難，匪患遍地，官吏怯者，苟保祿位，坐視若輩醜類凶橫，魚肉鄉民而不救，可恨尤

可憐矣。我統仁義之師，分道出發，機密勤儉，所至不得損民間毫厘器物，萬千大隊晝夜進行，帳幕露宿於曠野荒土，資糧運輸，悉用兵目，不藉鄉民相助，食物賣買，照市交易，不奉令者，斬首以示於巷市。先與廣東會兵，討大帽山賊，連破四十餘寨，擒師富，守仁奉王瓊命，疏准着卽提督軍務，進兵大庾，攻南安，副使楊璋生擒曰龍歸，征討數月，破匪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會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斬馘二千有餘，乃請旨於橫水設崇議縣，於下泷立平和縣，各置戍卒而歸。自是南方各省，匪寇掃盡，境內大定。守仁部將，皆文人，機要參謀，翌贊甚多，平數十年匪亂，天下驚爲神威。進副都御史，討平叛藩區土匪境域，設官立縣，歸化版圖。忠誠立功，孰有如守仁者。終明之世，文臣用兵戡亂，惟王守仁一人而已。至舉賢任能，所向有功，講道論學，自成一派，尤世界傑出之人才也。

論曰：良知良能之說，出於孟子，何謂良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人所不慮而知者。

也。何謂良能，如何行孝，如何行弟，如何行忠，信禮義廉恥，人所不學而能者也。人之一生，不必好高騫遠，祇須能以不慮而知之事，見諸不學而能之實，已足出人頭地而有餘。說理之透切，無出其右，所謂知行合一，卽言行一致也。

## 二、賀若弼之始慎終懈

賀若弼，字輔伯，隋洛陽人。初仕周爲內史。武帝嘗許爲有文武奇才。隋文帝時，拜吳州總管，統大軍平陳，取金陵，加上柱國，進爵宋公。一生謹慎，初爲內史時，上柱國王軌引共諫廢太子。若弼許之而未踐約，軌責其反覆。若弼曰：「此公自取之過也，廢太子何等事，而可昌言乎？」向以爲公當密陳，故允一言爲助。今若此，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害身，事有蹉跌，便至滅族，何敢輕議。後太子嗣位，軌竟伏誅，而若弼得免。煬帝大業三年，卮駕北巡，窮極侈靡。若弼不慎，偶議其奢，仍坐誅。論曰：王軌欲行大事，而言語不慎，以致殺身，足以見當時若弼之智。然強爵至宋

公年逾六十，不死於疆場，而仍以多言召禍，慎於一生，而忽於一時，後之人不可引以爲戒歟。

### 第十四章 勇改過

人非聖人，誰能無過，過而能改，斯無過矣。是以季路聞過則喜，列孔門之十哲，藍玉怙過不悛，失梁國之封公，不惟繫乎德行之進退，亦且有關功名之得失，可不加之責乎？作勇改過第十四。

#### 一、周處之改過成名

周處，晉陽羨人（卽今江蘇省宜興縣）少孤，膂力過人，不修細行，州里患之。與甬山之虎、長橋之蛟，稱爲三害。處聞而恥之，乃入山射殺猛虎，投水搏斬毒蛟，入吳從陸機、陸雲求學，勵志爲善，仕吳爲東觀左丞，歸晉遷御史中丞，齊萬年反，力戰死，諡孝侯。

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進不求名，退不失德。居鄉里爲民之時，代民除害；居朝廷爲官之日，爲國殺身。皆由砥行勵業而來。梁玉彤嘗違法，處按劾之。西氏羌反，處以精兵萬人爲先鋒將，用以殺敵。敵將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先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且受國人恥辱，果何爲乎？處攻萬年於六陌，自旦至夕，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處曰：是吾按劍効命之日也。乃戰死。有子三人，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周氏貴盛，莫與爲比。

論曰：周處以少孤無賴，無父兄之督教，無師友之磋磨，而又天賦膂力，其流爲害物，宜也。迨旣聞過，卽勇遷善，日月之食，何損於明；千秋後世，傳爲美談。由是觀之，怙過固不可爲訓，而無過轉非英雄本色矣。

## 二、藍玉之怙過滅族

藍玉，明定遠人，常遇春之妻弟。饒勇畧，有將才，事太祖平元裔，積功至大將軍。然

驕蹇自恣，恃功橫暴，嘗佔民田，逐御史，縱兵毀關，私通元妃，太祖屢加切責，初欲封玉爲梁國公，以過改封涼國公，仍鑄其過於券，以俟其改，而玉怙過不悛，傲慢益甚，威福自專，卒爲錦衣衛指揮蔣獻告反，伏法滅族。

論曰：功高位尊者，往往左右戚友所見無非獻媚，諛諛之人所聞無非歌功頌德之詞，以致無從聞過，亦無從改過，尙宜時自戒惕，况如王者，太祖旣已屢加切責，且嘗鑄過於券，其愛玉可謂仁至義盡，而尙不知悛，是明明有意怙過也，焉得而不族誅乎？

### 第十五章 勤修養

修養功夫，學者之事，似無與於軍人，而不知非也。修養者，卽孟子所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卽所謂四十不動心，莫切要於軍人之功夫也。常人而無修養功夫，害不過及於一己，軍人而無修養功夫，害有及於全軍之慮。大敵當前，軍事倥傯，無

疾言無動色，神情閒暇，布置不紊，以逸待勞，以靜救躁，精氣內蓄，一心默運，不驚不擾，鎮定整暇，非平日修養有素者不能。然後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否則心急氣浮，張皇失措，不必俟敵來乘隙，而部下見其將帥如此，不戰而心已先亂，鮮有不僨事者，其可忽諸？作勤修養第十五。

一、謝安之淝水獲勝

謝安，字安石，晉陽夏人，少負重名，徵辟皆不就，隱居東山，以絲竹自娛，年四十餘始出仕，秦王苻堅大舉伐晉，卒六十萬，騎三十萬，乘旗鼓相望，前後千里，晉都大震，安處分軍事，出游山墅，與客圍棋，桓冲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安卻焉，客問之，安曰：小兒輩已破賊矣，已而前鋒都督謝玄謝安之姪等果報大破秦兵於淝水，累官至太保，卒贈太傅。

謝安寓居會稽（浙江紹興），雖爲布衣，時人以公輔期之，士大夫相謂曰：安石

不出，如蒼生何？會稽王昱曰：安既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穆帝升平四年，始有仕進之志，年四十餘，桓溫請之爲司馬，深禮重之。安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天子幼弱，外有強臣，亟宜上衛君親，致身竭忠，下念民困，除暴安良，遂與侍中王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勤勞國事，手足胼胝，周文辛勤公務，日夜不息，今四郊多患，宜急效忠，豈能好自修養耶？太元二年，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時西秦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被敗，退亡相繼，安遣弟石及兒子元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拜衛將軍，封建昌縣公。八年，堅率衆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斬其大將苻融，堅走長安。（今陝西）有驛報至，安方看書，毫無喜色，安曰：兵驕必敗，勝不可矜，乃上疏求北征，卽進都督揚州、荊司、豫、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物，論以元勳望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經略國事，方有頭緒，又以父子皆著大功，受



厚賞，恐爲朝廷所疑，雅志未就，遂遇疾篤，疏請旋里歸養，詔遣中慰勞，遂仍還都。十年八月，至建昌卒，詔加殊禮，重優葬之，謚文靖。若謝安者，一生修養，明哲有功，克保身以終，實非易也。

論曰：謝太傅之東山絲竹，游山圍棋，其高風雅量，何以異於諸葛武侯之隆中高臥博望飲酒？蓋潛修於平日，斯能默運於臨時。敵之行動虛實，早已胸中洞灼，指掌瞭如。若必待兵臨城下，而始爲曲突徙薪之謀，其不焦頭爛額者幾希矣。

## 二、宗澤之白沙退敵

宗澤，字汝霖，宋義烏人，有文武才畧。建炎初，爲東京留守。金兵來侵，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萬狀，澤對客奕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必能禦敵，乃徐選精銳出擊，敗之，卒謚忠簡。」

宗忠簡幼有大志，著能聲，以科第起家，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

契丹澤曰：天下自此多事矣。乃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薦充和議使，澤以誓不牛還自許，剛方不屈，浩然正氣，忠誠與日月爭光。上誤奸人主和之議，不遣議和，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以禦之。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流徙，十室九空。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敵來侵，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之，斬獲無算。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又詭辭以致大王，請勿行。王遂回相州，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大敗金兵，累戰必挫敵鋒，澤威望素著。既至疆場，嚴申軍紀，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器械，屢出兵以却敵，敵敬畏其名，常尊之。曰：宗爺爺，澤招撫羣盜，嚴諭一絲一物不可侵害民間，軍人萬千咸奉令以安民焉。復屢疏力請西京宮殿爲賊所占，祖宗基業萬不可棄。汪伯彥黃潛善忌其功。

從中沮之，澤以高宗偏安江左（高宗都臨安，卽今杭州）急請回都，二十餘奏，皆爲汪黃所抑，又疑其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問疾，澤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黃河，殺金敵者三，而卒，都人號慟，贈觀文殿學士，嗚呼！忠如宗澤，洵可爲軍人模範矣。

論曰：張皇紛亂，最易誤事，然使平日毫無修養，則雖良將已預布於要地，精銳已早蓄於行間，而敵禍猝至，鮮有不驚擾震慄，舉措失常，雖有準備，甚至棄其前功者，故修養功夫，孰謂非軍人最切要之事乎？

## 第十六章 求學問

語曰：學然後知不足，又曰：學無止境，學問者，雖非僅指讀書一端而言，隨時隨事隨地，祇須有益於吾身心，皆是學問，然堪以爲師法者，大抵盡在書本之中，求之

斯得，况不讀書，無以明理，不明理，無以爲人，軍人有三軍性命之寄，國家安危所繫，豈可以不讀書，不明理之人，濫竽充數乎？現代之軍人，新戰術新兵器之發明，日新月異，中駟之材，尙且不堪任斯勞役，更豈可以不讀書，不明理之人，而與世界列強對敵爭勝乎？夫人縱使天資有智，愚賢不肖之別，而立志則無論何人，不可以不力爭上遊，偷自以爲才智不及，人人甘居驪鹵下駟之列，永老偏裨輔佐之位，不思自強，不思上進，則新陳代謝，國家重任，又將付託伊誰乎？此余所以以忠孝節義等，人生立品修行之大本，前人存亡成敗之範鏡，訓爾多士，而以求學問殿其最也。人而果能終身好學不倦，則忠孝節義諸美德，固能愈磨鍊而愈精進，卽才智謀畧，所以克敵制勝，運用操縱之妙，亦於是乎出矣。作求學問第十

六、

一、霍光之不學無術

霍光字子孟，漢平陽人，與霍去病爲異母兄弟，累官至大司馬、大將軍，昭帝卽位，受顧命輔政，帝崩，迎立昌邑王，尋廢之，立宣帝，出入禁闈二十餘年，謹慎無過，然不學無術，以致族黨滿朝，權傾中外，不知持盈保泰之道，卒以謀反被控，夷滅其族。

論曰：宋寇萊公名準秉政，張詠謂曰：霍光傳不可不讀，萊公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教我也。萊公微張詠一言，亦幾乎而不爲霍光第二也。殆哉。

## 二、呂蒙之非復吳蒙

三國吳將呂蒙，初爲偏裨，後以功累遷將軍，孫權謂曰：卿今當道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蒙乃就學，及魯肅過潯陽，與蒙議論，大驚曰：公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矣。遂與結交，後請代爲都督。

論曰：蒙如終於不學，則老於偏裨而已。何由見重於魯肅，請繼爲督，破荊州，成不世出之功耶？蓋長上器愛其部下，未有不先勸其求學者。權與蒙之類是也。

### 三、狄青之折節讀書

狄青，字漢臣，宋西河人。初與尹洙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才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遂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功拜樞密使，卒贈中書令，諡武襄。

論曰：青而無尹洙之薦，薦而無范仲淹之教以讀書，則樞密使之位，豈易驟躋耶？讀青傳，知青一生戰績功業，固無不由讀書中來也。

### 曾國藩之儒術中興

曾國藩，字滌笙，號伯涵，清湘鄉人。道光進士，授檢討。洪楊亂起，以丁憂在籍。侍郎督辦團練，遂編鄉兵，連復沿江諸地，封毅勇侯。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贈

太傅諡文正，爲同治中興功臣第一。清道光以後，文武泄沓，自國藩以公忠誠樸，好學讀書，倡率其將佐僚屬，風氣爲之一變，治軍居官，皆粹然有儒者氣象。會文正公禁擾民之規曰：用兵之道，以保民爲第一義，除莠去草，所以愛苗也，打蛇殺虎，所以愛人也，募兵剿賊，所以愛百姓也，若不禁其騷擾，便與賊匪無異，且或比賊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萬語，一言以蔽之曰：愛民。特撰愛民歌，令兵士讀之。

愛民歌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百姓被賊吃了苦，全靠官兵來作主，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踏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雞和鴨，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間去打館，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莫進城市佔店鋪，莫向鄉間

借村莊人有小事莫喧譁。人不躲避莫擠他，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要緊話，切莫擄人當長夫。一人被擄挑擔去，一家號哭不安居。娘哭子來眼要腫，妻哭夫來淚也枯。從中地保又詐錢，分派各圖與各都。有夫派夫無派錢，牽了驢馬又牽豬。雞飛狗走都嚇倒，塘裏嚇死幾條魚。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或走大家詐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邀些地痞做夥計，買些燒酒來喝醉。逢著百姓就要打，遇著店家就發氣。可憐百姓打出血，吃了大虧不敢說。生怕老將不自在，還要出錢去賠罪。要得百姓稍安靜，先要兵丁聽號令。陸軍不許亂出營，水軍不許岸上行。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官兵賊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賊是禽。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官兵與匪不分明，到處傳出醜聲名。百姓聽得就心酸，上司聽得皺眉尖。上司不肯發糧餉，百姓不肯賣米鹽。愛民



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聲名好，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軍士於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侮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按愛民歌，公於咸豐八年，在江西建昌大營所作。凡我軍人，皆當熟讀。先時咸豐五年，公在江西南康水營，作水師得勝歌。六年，在南昌省城，作陸軍得勝歌。又十一年，在安徽祁門大營，作解散歌。目下軍事，雖情形不同，偷師其意，略加刪改，使軍人常唱之，有益於道德心術，非淺鮮也。

論曰：曾公之事，去古未遠，至今年七八十老人，猶能指陳勳業，津津樂道。所部將領，如彭剛直、玉麟、羅忠節、澤南、江忠烈、忠源、李忠武、續賓、李勇毅、續宜、楊勇、懋載、福諸人，皆湘中儒生，而乃位業彪炳，忠義節烈，盛極一時。則孰謂讀書人不可與言軍旅，從軍者不可沾染書氣也耶！吁，可以興矣！

軍人鑑 下篇

# 軍人鑑勘誤表

頁數 第幾行 誤

正

序 一 人心太壞所致

人心大壞所致

上篇 二 五 ○辭操書云(辭字上脫一侯字)

侯辭操書云

五 三 睢士卒二萬餘

斬士卒二萬餘

五 四 巡使部將雲南霽

巡使部將南霽雲

八 七 漢光武不退

漢光武不忘

九 八 爲借死之故

爲惜死之故

十一 二 秉節使勾奴

秉節使勾奴

十三 一 故園祚瀕危

故國祚瀕危

十九 一 勾踐

勾踐

十九 十 常鈞於淮陰

常鈞於淮陰

軍人鑑 勘誤表

二十三

末

矜力拔山兮

歌力拔山兮

二十七

末

有吳價者飾名姝

有吳价者飾名姝

二十八

六

文沒

父沒

二十九

末

留佐晚被

留佐晚餐

三十

九

洗滌肺腸

洗滌肺腸

三十四

一

色之感人也

色之惑人也

四十三

九

也字下脫一句

其忠於主上有如此者

四十五

四

或公室貴戚

或公室貴戚

五十二

四

真將軍也下應接論曰

功臣之子也接亞夫用兵

五十四

末

紀效新書等書下接論曰

又不能專美於前矣接戚繼光少負奇氣

六十九

八

軍字倒排

非軍人最切要之事乎

七十四

五

走出營來就學壞

走出營來就學壞

七十四

六

遇著店家就發氣

遇著店家就發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7853B

~~1135888~~